



09448

堂

懷

永

漢鄭氏註

孝



經

孝經序

國朝

六律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繼大聖德生不
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頽居上位者賞
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
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
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所寄知其法者
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
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
春秋爲表矣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
孝經

序

永懷堂

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荅之人
以廣明孝道旣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爲煨燼漢
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於世自西漢及
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秘府而簡
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并有梁博士皇
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猜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
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辨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
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

儒註中採摭菁莪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註解玉天寶

二年註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于石碑卽今京北石臺孝
經是也成都府學主鄉貢傅注泰右撰

孝經

序

永懷堂



漢書卷之九十四上禮樂志第七十四上

孝經者人倫之本也

孝經目錄

卷一

開宗明義章第一

天子章第二

卷二

諸侯章第三

卿大夫章第四

士章第五

卷三

孝經

目錄

庶人章第六

三才章第七

卷四

孝治章第八

卷五

聖治章第九

卷六

紀孝行章第十

五刑章第十

永懷堂

廣要道章第十二

卷七

廣至德章第十三

廣揚名章第十四

諫諍章第十五

卷八

感應章第十六

事君章第十七

卷九

孝經

喪親章第十八

目錄

二

永懷堂

孝經目錄

卷七

廣至德章第十三

廣揚名章第十四

諫諍章第十五

孝經卷一

漢 鄭氏註

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開宗明義章第一

仲尼居。

仲尼孔子字居謂開居

曾子侍。

曾子孔子弟子侍謂侍坐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孝經

卷一

開宗明義章

永懷堂

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王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人和睦無怨

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參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答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知此至要之義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

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為德本

教之所由生也。

言教從孝而生

復坐吾語汝。

曾參起對故使復坐

真

天封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一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揚後世光顯於親故行孝以不毀為先揚名為後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言行孝以事親為始事君為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詩大雅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義取恆念先祖述修其德

天子章第二

孝經

卷一 天子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

博愛也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廣敬也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

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為四夷之所法則也

蓋天子之孝也

蓋猶略也孝道廣大此略言之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簡刑卽尙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
十有五日議取天子行孝兆人皆頌其善

孝經卷一

終

孝經

卷一

天子章

三

永懷堂



孝經卷二

漢 鄭氏註

明後學東吳葛 蕭訂

諸侯章第三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為驕奢泰為溢。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

孝經

卷二 諸侯章

永懷堂

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帶在其身則長為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

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戰戰恐懼兢兢戒慎臨深恐墜履薄恐陷義取為君恒須戒懼。

卿大夫章第四

非无王之法服不敢服。

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個下。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為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

言必守法
行必遵道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言行皆遵法道
所以無可擇也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禮法之言焉有口過
道德之行自無怨惡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

三者報言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以奉先
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

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孝經

卷二 卿大夫章

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為卿大
夫能早夜不惰敬事其君也

士章第五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資取也言愛父與
母同敬父與君同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言事父兼
愛與敬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

移事父孝以事
於君則為忠矣

以敬事長則順

移事兄敬以事
於長則為順矣。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

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
常安祿位永守祭祀。

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
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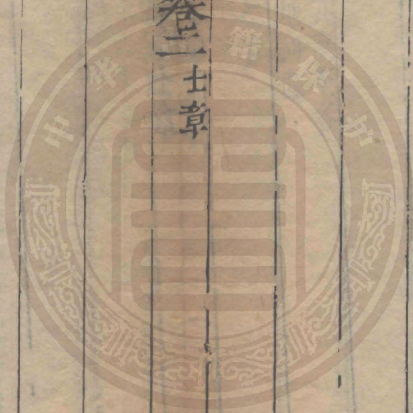
孝經卷一終

孝經

卷一 七章

三

永懷堂



孝經卷三

漢 鄭氏註

明後學東吳金 蟠訂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

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

分地之利。

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孝經

卷三 庶人章

一 永懷堂

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饑寒公賦既克則私養不闕。

此庶人之孝也。

庶人為孝唯此而已。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參聞行孝無限高卑始知孝之為大也。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經常也。利物為義，孝為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為義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為常行也。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

治。

法天明以為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

見因天地教化民之易也。

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孝經

卷三 三才章

二

永懷堂

君愛其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陳說德義之美為眾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

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

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睦矣。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也。

詩云赫赫尹民具爾瞻

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爲太師周之三公也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

孝經

卷三

三才章

三

永懷堂

孝經卷三終

此章分入首觀之世
也在天國本明之三公

孝經卷四

漢 鄭氏註

明後學東吳葛 藹訂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言先代聖明之王以至德要道化人是為孝理。

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

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尚接之以禮况於五等諸侯是廣教也。

故得萬國之懼心以事其先王。

孝經

卷四 孝治章

永懷堂

萬國舉其多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歡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

理國謂諸侯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况知禮義之士乎。

故得百姓之懼心以事其先君。

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懼心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

理家謂卿大夫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貴者。

故得人之懼心以事其親。

卿大夫位以材進又養親若能孝則其家則得小大之懼心助其奉養。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

夫然者上孝理皆得惟心則存安其榮沒享其祭

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上敬下懼存安沒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則災害禍亂無因而起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言明王以孝為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致如此福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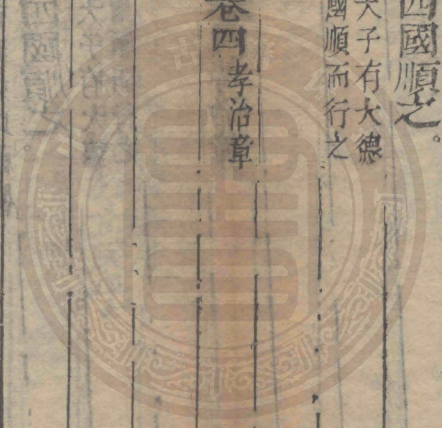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覺大也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

孝經

卷四 孝治章

永懷堂



言則王以孝為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致如此福應

夫然者上孝理皆得惟心則存安其榮沒享其祭

孝經卷四終

孝經卷五

漢

鄭氏註

聖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參問明乎孝理以致和平又問聖人德教更有大於孝不

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

貴其異於萬物也

人之行莫大於孝

孝經

卷五 聖治章

永懷堂

孝者德之本也

孝莫大於嚴父

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為天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

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謂父為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園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

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言無大於孝者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

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友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

聖人因嚴以敬因親以敬愛

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故以愛敬之故故出以就傳趨而過庭以敬敬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敬愛也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孝經

卷五 聖治章

二

永懷堂

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至禮則以施政教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

其所因者本也

本謂孝也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

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謂父為君以臨於已恩義之厚莫重於斯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

悖禮。

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違此則於德禮為悖也。

以順則逾。民無則焉。

行教以順人心。今日逆之則下無所法則也。

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

善謂身行愛敬也。凶謂悖其德禮也。

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言悖其德禮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不貴也。

孝經

卷五 聖治章

君子則不然。

不悖德禮也。

言思可道。行思可樂。

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思可樂而後行人必悅也。

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度也。

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君行六事臨撫其人則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

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上正身以率下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政令行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淑善也忒差也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為入法則

孝經卷五終

卷五 聖治章

四

永懷堂



曾云小人孫平其類不亦

上五章以率下下順上而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其類不忒也

漢 鄭氏註

明後學東吳葛 龜訂

紀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

平居必盡其敬。

養則致其樂。

就養能致其懽。

病則致其憂。

孝經

色不滿容。行不正履。

喪則致其哀。

擗踊哭泣。盡其哀情。

祭則致其嚴。

齋戒沐浴。明發不寐。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五者闕一則未為能。

事親者居上不驕。

當莊敬以臨下也。

卷六 紀孝行章

永懷堂

為下不亂。

當恭謹以奉上也。

在醜不爭。

醜衆也爭競也當和順以從衆也。

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

謂以兵刃相加。

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三牲太牢也孝以不毀為先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而不除之難召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

五刑章第十一

孝經

卷六 五刑章

二

永懷堂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

要君者無上。

君者臣之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

非聖人者無法。

聖人制作禮樂而敢非之是無法也。

非孝者無親。

善事父母為孝而敢非之是無親也。

此大亂之道也。

言人有上三惡豈雅
不孝乃是大亂之道

廣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

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

禮者敬而已矣

孝經

敬者禮之本也

卷六

廣要道章

三

永懷堂

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

居上敬下盡得禮而道為日莫善於樂
惟心故曰悅也

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孝經卷六

終

漢 鄭氏註

明後學東吳金 蟠訂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

兄者也。

舉孝悌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

孝經

卷七 廣至德章

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舉臣道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臣者無不敬其君也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愷樂也悌易也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為天下養生之父母也

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廣揚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以孝事君則忠

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永懷堂

以故事
長則順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君子所居則化
故可移於官也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修正三德於內
名自傳於後代

無諍諍章第十五有爭臣三人無道不失其家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

謂孝乎

事父有隱無犯又敬
不違故疑而問之

孝經

卷七 廣揚名章

二

永懷堂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有非而從成父不義
理所不可故再言之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

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爭謂諍也言雖無道
為有爭臣則終不至失天下亡家國也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命善也益者三友言受
忠告故不失其善名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父失則諍故
免陷於不義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

不爭則
非忠孝。

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文焉得爲孝乎。

孝經

卷七

諫諍章

三

永懷堂



孝經卷七終

孝經卷七終

十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

孝經卷八

漢鄭氏註

明後學東吳葛藹訂

感應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

長幼順故上下治

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之化理

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孝經

卷八 感應章

事天地能明察則神感至誠而降福佑故曰彰也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父謂諸父兄謂諸兄皆祖考之胤也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言能敬事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

脩身慎行恐辱先也

天子雖無上於天下猶脩持其身謹與其行恐辱先親而與盛業也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事宗廟能盡敬則祖考來格享於克誠故曰著也

永懷堂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心。則至性通於神明。光于四海。故曰無所不通。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議取德教流行。莫不服義從化也。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

上謂君也。

進思盡忠。

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

孝經

卷八 事君章

退思補過。

君有過失。則思補益。

將順其美。

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

匡救其惡。

匡正也。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

故上下能相親也。

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幸而之。亦限至。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
爲違愛君之志恆藏心中無日暨忘也

孝經

卷八 事君章

三

永懷

孝經卷八

事君章

孝經卷九

不其美

漢 鄭氏註

明後學東吳金 蟠訂

喪親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

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事。

哭不偯。

氣竭而息，聲不委曲。

禮無容。

孝經

觸地無容。

卷九 喪親章

永懷堂

言不文。

不為文飾。

服美不安。

不安，美備故服，絳麻。

聞樂不樂。

悲哀在心，故不樂也。

食旨不甘。

旨，美也。不甘，美味故疏食水飲。



此哀戚之情也。

謂上六句。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

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之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為制。使人知有終竟之限也。

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周尸為棺。周棺為槨。衣謂歛衣。衾被也。舉謂舉屍內於棺也。

陳其簋。篋而哀戚之。

孝經

卷九 喪親章

二

永懷堂

簋。籩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戚也。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男踊。女擗。祖載送之。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宅。墓穴也。兆。望城也。葬事大故。卜之。

為之宗廟。以鬼享之。

立廟。祠。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終矣
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

愛敬哀感孝行之始終也備
康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

守經

卷九 喪親章

三

永懷堂



九終

此章之義以盡孝子之情
康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

堂

鄭

永

永

懷

堂

孟

子

漢趙岐註

孟

子



孟子序

宋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克龍圖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兼
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孫奭撰

夫總群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
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紛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
其淫辭遂致王公網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
猶涇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
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
之道以斷群疑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

孟子

序

永懷堂

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
註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
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一家撰錄俱未精
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
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奭前奉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
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
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効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有所
闕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

信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孟子目錄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

目錄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卷七

離婁章句上

卷八

離婁章句下

卷九

萬章章句上

卷十

萬章章句下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孟子

目錄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二

永懷堂

孟子目錄

漢太常京兆趙岐記

明後學東吳金璠訂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以公孫一側者也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

卷一 梁惠王

永懷堂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曰辭也叟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王尊禮之日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此亦將有以為寡人興利除害者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以利為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仁之患矣因為王陳之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弑則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為名

又言交為俱也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弑夏后是以千乘取其萬乘者也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弑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故不為不多矣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

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

孟子

卷一 梁惠王

二

永懷堂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也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復申此者重歎其禍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乃顧視禽獸之眾多其心以為娛樂誇詡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惟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亦為人所棄故不得

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初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趣之。若干來爲父使之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

麀鹿牝鹿也。言文王在囿中。麀鹿懷妊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而已。

王在靈沼。於羽魚躍。

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鱉也。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

孟子

卷一 梁惠王

三

永懷堂

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鱉。

孟子謂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猶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偕俱也。言古賢之君與民同樂。故能得其樂。

湯誓曰。時日害丞。予及女皆亡。

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祭當大喪亡。我與女俱亡。

亡之。

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

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為強國兼得河內也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已也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王自怪為政有此惠而民八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孟子

卷一 梁惠王

四

永懷堂

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

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者否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王曰不足以相笑也見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

曰王知如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孟子曰王知如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五十

步笑百步者乎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從此已下為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

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

數罟，密網也。密網之網，所以捕小魚鱉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林木茂暢，故有餘。

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孟子

卷一 梁惠王

五

永懷堂

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也。樹桑牆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言孕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脩也。申，重也。孝悌之義，班也。頭半曰班。班者，代老心各安之，故頒白者不

貝戴也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百姓老稚温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賑。

救之也。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刃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孟子

卷一 梁惠王

六

永懷堂

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已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梃。杖也。人皆曰殺。大槩與殺人。食不飲。以出。更。殺也。至。殺也。始。取。

曰。無以異也。

王曰。梃刃殺人。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孟子欲以政喻王。

曰無以異也。

王復曰。梃刃殺人。與政殺人無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孟子言人君如此。是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為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孟子

卷一 梁惠王

七

永懷堂

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孟子陳此以教王愛其民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莫強焉。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酒之。如之何則可。

王念有此三耻。求策謀於孟子。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綏王天下。禹文王也。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易擣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仗以擣敵國堅甲利兵何患耻之不雪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爲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而爲王之敵乎。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鄰國暴虐已脩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

孟子

卷一

梁惠王

八

永懷堂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襄謚也魏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就與之言無人君操柄之威知其不足畏。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

吾對曰定于一。

孟子謂仁政爲一也。

孰能一之。

言孰能一之者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

嗜殺人者則能一之

孰能與之

王言誰能與不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

孟子

卷一 梁惠王

九

永懷堂

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沛然已盛孰能止之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

誰能禦之

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

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宣謚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為首

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

之聞也。

孔子之門徒頌述忠義以求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

無以則王乎。

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者之事。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若此以王誰能止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孟子 卷一 梁惠子

王自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

曰可。

孟子以為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

曰何由知吾可也。

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保民。

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

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

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齧丁左右近臣也觶諫牛當利死地處恐新鑄鍾殺牲以血塗其鼻却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釁釁逆牲逆尸令鍾

敬天府上春繫寶鐘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斲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充之否

曰有之

王曰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愛畜也孟子曰王惟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尚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殼觶

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哉即見其牛哀之繫鐘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

孟子

卷一 梁惠王

十一

永懷堂

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姓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為獨釋牛而取羊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

謂我愛也

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為百姓所非乃責已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

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為仁之道也時未見羊羊之為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厨不欲見其生

肉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差歎孟子忖度知已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合於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

曰否

王曰我不信也

孟子

卷一

梁惠王

十三

永懷堂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見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為耳非不能也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王問其狀何以異也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

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

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孟子爲王陳爲與不爲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案
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耻是役故不爲耳非不能也太山北
海皆近齊故
以爲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赤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
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入妾
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諸彼而已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
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大過人者大有爲之君也善
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

孟子

卷一

梁惠三

十三

承懷室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復申此言非王
不能不爲之耳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量尺也可以度量長短凡物皆當稱度
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爲仁心此於物尤當爲之甚者也欲使于
度心如
度物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抑辭也孟子問王
抑亦如是乃快耶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
欲以求吾心所大欲者耳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因而陳之

王笑而不言

王意大而不敢正言

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

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之也

曰否吾不爲是也

孟子

卷一

梁惠王

十四

永懷堂

王言我不爲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無四夷也

莅臨也言王意欲度幾王者臨莅中國而安四夷者也

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若順也順嚮者所爲謂構兵諸侯之而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

曰若是其甚與

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爲大甚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

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孟子言盡心戰聞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

曰可得聞與

王欲知其善也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

言鄒小楚大也

曰楚人勝

王曰楚人勝也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

孟子

卷一 梁惠王

七

永懷堂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二服八何以異於鄒敵

楚哉

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可以敵強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也

蓋亦反其本矣

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耳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

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

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說而止之也

王曰吾慚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王言我情思昏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

孟子爲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心入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饑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民誠無恒心放溢辟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爲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

十六 永懷堂

卷一 梁惠王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安有仁人爲君罔罔其民是政何可爲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脩禮義乎。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
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
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
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爲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
重也

孟子卷一畢

卷一 梁惠王

七

永懷堂

通也
如之本節生之謹始爲衣界之各且則之當章究義不嫌其
其節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
而不已齊宋之君也

善也
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
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爲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
重也

孟子卷二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剛後學東吳葛鼐訂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

何如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

莊暴齊臣也不能失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王說龍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

孟子

卷二 梁惠王

永懷堂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孟子問王有是語否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乎色慚也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謂鄭音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

曰可得聞與

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之與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

曰不若與人

王曰獨聽樂不如與人共聽之樂也

曰莫小樂樂與眾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于與少之人共聽樂樂邪眾人共聽樂樂也

曰不若與眾

王言不若與眾人共聽樂為樂

臣請為王言樂

孟子欲為王陳獨樂與眾人樂樂狀

孟子

卷二 梁惠王

二

永懷堂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鼓樂者樂以鼓為節也管篴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眾也疾首頭痛也蹙頰愁貌言王擊鼓作樂發賦衛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

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

百姓欲令王東強而鼓樂也。今無賦歛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

民同樂也。

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閭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之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之好樂也。

孟子

卷二 梁惠王

三

永懷堂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王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於傳文有是言。

曰。若是其大乎。

王怪其大。

曰。民猶以為小也。

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王以爲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爲西伯土地尚狹而圍以大矣
今我地方千里而圍小之民以爲寡人之圍爲大何故也

曰文王之圍方七十里勸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
以爲小不亦宜乎

蕘蕘者取蕘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
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蕘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
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言王之政嚴刑重也郊
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

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
阱乃方四十里民言其大不亦宜乎

孟子

卷二 梁惠王

四

永懷堂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問與鄰國
交接之道

孟子對曰有

欲爲王陳古
聖王之交也

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昆夷兌矣惟其喙
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

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鬻北狄疆者今匈奴也太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句踐退於會稽
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

國也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

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太王勾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在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

勇。敵一人者也。

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匹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

孟子 卷二 梁惠王

五 永懷堂

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徂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而已。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

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者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

衡橫也。武王耻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為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之樂乎。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不責己仁義不目脩而責上之不用，已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

孟子

卷二 梁惠王

六

永懷堂

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亦助之憂，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為之赴難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

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儻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琅邪齊

東境上邑也當何脩治可以此先王之觀遊乎先王先聖王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

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補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

諸侯度

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

子

以為諸侯之法度也

卷二 梁惠王

七

永懷堂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明賄胥讒民乃作

惡

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行師興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饑不得飽食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者又賄賂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其惡惡也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方猶逆也逆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於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霸由當相匡正故為諸侯憂也

從流而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荒樂酒無厭謂之亾。先王無流遊之樂。荒亾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驩君放遊無所不為。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圃之類也。連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舟朱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士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亾。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罔。邪而無益於民也。

景公說。犬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脩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夏民。困始興惠政。發發倉廩。以賑貧困不足者也。

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太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

孟子 卷一 梁惠王

其詩云。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導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宜王。非其矜誇。雪宮而欲以苦賢者。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

王曰。王政當何施。

其法寧可得聞。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言往者文王為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脩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為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岐地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而文王當恤鰥寡存孤獨也

詩云嗇矣富人哀此鰥獨

孟子 卷二 梁惠王

詩小雅正月之篇嗇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鰥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

王曰善哉言乎

善此王政之言

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為不行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貨故不能行

對曰管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實

九 永懷堂

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二何有。

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饗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賦祭揚鉞也又以武備之日方啓行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色不能行也。

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

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

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詳大雅綿之篇也亶父太王名也號疆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游水涯也循西方水許來至岐山下也姜

孟子

卷二 梁惠王

十

永懷堂

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王居也言太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

假此言以爲喻

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言無友道當如之何

王曰棄之

言當棄之絕友道也

曰士師不能治子則如之何

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

王曰已之

已之者去之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

王顧左右而言他

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以答此言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孟子

卷二

梁惠王

十一

永懷堂

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其見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則也

王無親臣矣

今王無可親任之臣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昔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為惡當誅亡王無以各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察如使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疏戚相踰豈可不慎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謂選乃臣隣比周之譽核其鄉原之徒論曰衆好之必察焉。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寔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宥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孟子

卷二 梁惠王

三

永懷堂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行此二慎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有之否乎。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於傳文有之矣。

曰。臣弑其君可乎。

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二夫。聞誅一

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

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

巨室大官也爾雅曰官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比喻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道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正之且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如何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

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孟子

卷二 梁惠王

三

永懷堂

二十兩為鑑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

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

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

取之何如

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倍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莽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

有殃答取之如何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

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雀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燕人所以持單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慮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則取之而已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

待之

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救燕伐齊宣王懼而問之

孟子

卷二 梁惠王

西 承懷堂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成湯脩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何畏懼哉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来其蘇

此二篇乃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而向也東向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東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為後我竟往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

來則我蘇
息而已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
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
如之何其可也。

極抃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若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

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言天下諸侯素畏齊彊。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
可及止也。

孟子

卷二

梁惠王

五

永懷堂

速疾也。耄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
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閔聲也。猶構兵而閔也。長上。軍帥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閔。其罰當謂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克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
下也。

言往者遭凶年之厄。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

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行仁恩，愛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文公言我居齊楚二國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

孟子

卷二 梁惠王

六

永懷堂

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孟子以二大國之君，若不由禮義，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則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

野去，則是

可以為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備於滕，故文公恐也。

孟子對曰：咎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

而取之，不得已也。

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焉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誠能爲善雖失其地愛
也乃有王者若周家也

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

善而已矣

君子創業垂統貫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可能必有成功成
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爲善法以遺後世
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問免難全
國於孟子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

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孟子

卷二 梁惠王

七

永懷堂

皮狐貉之裘幣
繒帛之貨也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

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

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
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矣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言樂隨大王如歸趨
於市若將有得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効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或曰土地乃先人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已之所能
專爲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又擇此二者惟所行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有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

平謚也。嬖人，愛幸小人也。

公曰：「將見孟子。」

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請見之。

曰：「何哉？君所謂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

而孟子之後，魯踰前，君無見焉。

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為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魯受納，後魯毋奢，君無見也。

公曰諾。

孟子

卷二 梁惠王

大

永懷堂

諸止不出。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

樂正姓也。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為魯臣，問公何為不見孟軻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魯踰前，君是以不往見也。』」

公言以此故也。

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

與

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

曰：「吾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公曰不謂異數也以其棺停衣衾之美惡也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密踰父也喪父時為士喪母時為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求見也僕人有臧倉者沮君

君是以不果來也

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不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為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變入止之耳行上天意非人所能為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

孟子

卷二 梁惠王

九

永懷堂

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魯侯乃天所為也臧氏之子何能使我不得遇哉

孟子卷二終

字卷三

漢太帝京兆趙

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

蟠訂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夫子謂孟子許猶與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

孟子

卷三

公孫丑

永懷堂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曾西曾子之孫蹙然猶蹙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也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乎於管仲

蹙然慍怒色也爾何曾猶何乃也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

也爾何曾比乎於是

曾西答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其久如彼功烈卑迥如彼謂不率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則見比之之甚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孟子心狹曾西曾西尚不欲爲管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以爲邪。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

法與。

孟子

卷三

公孫丑

一一

永懷堂

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若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

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聖賢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其易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

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

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

里起是以難也。

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以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

孟子

卷三

公孫丑

三

永懷堂

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饑者食易為。而王請類美。渴者飲易為。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土乘風。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

難自恐不能行否耶丑以此爲六
道不易人當恐懼之不敢欲行也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晉遠矣

丑曰若此夫子志氣堅勇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

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

曰不動心有道乎

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

孟子

卷三

公孫丑

四

永懷堂

曰有

孟子欲爲言之

北宮之黝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朝市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却刺其目目不轉精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已已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者勇氣如是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爲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黶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孟子以爲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黶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孟子

卷三

公孫丑

五

永懷堂

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慄懼也。詩云。慄慄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已。已內自督。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矣。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爲約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已。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已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

賢其不動心之事一
可用一不可用也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克也

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克滿形體為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帥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

志為至要之本氣為其次焉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丑問暴亂其氣云何

孟子

卷三

公孫丑

六

永懷堂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卒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

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策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丑問浩然之氣狀如何。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通纖微。活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

無窮極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無形而生於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天地。稟受羣生者也。言能養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克滿五臟。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集維也。密整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維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

孟子

卷三 公孫丑

七

永懷堂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于靈浩氣。則心腹饑餒矣。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爲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

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然。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

害若欲急長苗而
反使之枯死也。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天下人行善者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為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為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遲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人也。非徒無益於苗，乃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為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亦若此揠苗者矣。

何謂知言。

丑問知言之意何謂。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

孟子

卷三 公孫丑

八

永懷堂

窮。

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褒人，若宮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誅申生之事，能知其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若豎牛勸仲壬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瘦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也。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饑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我言也。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

於辭命則不能也。

言人各有能我於辭言
教命則不能如二子

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
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此
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為聖故再言是何言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

孟子

卷三

公孫丑

九

永懷堂

則具體而微。

體者四肢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
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微
小也此聖人之體微
小耳體以喻德也

敢問所安。

丑問孟子
所安比也

曰姑舍是。

姑且也孟子曰且
置是我所不願比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

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
子心可願比伯夷否

曰不同道。

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

一非其君非已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

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要欲為天聖物，冀得行道而已矣。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孟子

卷三

公孫丑

十

永懷堂

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願，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為宜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

然則有同與？

曰：然則此人有同者邪？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爲也。是則孔子同之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

世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唯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右可用者欲爲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宰我名也以爲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爲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世觀於制度賢之遠矣

孟子

卷三

公孫丑

十一

永懷堂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音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

有若以爲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所以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於一也不得相喻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人皆孔子弟子

孟子曰：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汚，但不以無爲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已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踴足也。以已力不足而往服就於人，非心服者也。以已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也。

孟子

卷三 公孫丑

十一

永懷堂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耻辱。惡辱而行不仁，譬由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脩其政，致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邠風鳴鵙之篇道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鳴鵙小鳥猶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鬪尸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般大山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脩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之篇承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

卷三

公孫丑

十三

永懷堂

殷王大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雖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俊美才出衆者也萬人者稱傑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古者無征哀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征司關

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下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今復古之征下下行旅悅之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

屨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欲而願為之氓矣

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戴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比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百姓樂為之氓矣氓者謂其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孟子

卷三 公孫丑

十四

承懷堂

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欲也

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為天吏天吏者天使之也為政當為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暫也。孺子未有知之。小子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爲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爲之。怵惕者而然也。

由是觀之。無怵惕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爲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爲行耳。

孟子 卷三 公孫丑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自謂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爲善也。

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謂君不能爲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苟

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廓此凡有四端在於我者知皆靡而克大之若火泉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身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

匹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矢箭也函甲也周禮曰函人為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甲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修其善者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為不智。

孟子

卷三 公孫丑

去

永懷堂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為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又安得為之智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若此為人所役者也

人役而耻為役。由弓人而耻為弓。矢人而耻為矢也。

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

如耻之。莫如為仁。

如其耻為人役而為仁則不為役也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

而已矣。

以射喻人為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之仁。恩有所未至，也不怨勝己者。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善言。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大舜，虞帝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

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

孟子

卷三 公孫丑

七

永懷堂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

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

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累也。浼，污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汙

也。

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

就已。

屑，潔也。詩云：不我屑也。伯夷不潔，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於西伯也。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

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
免我哉。

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已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憐也。善已而已，惡人何能汚於我邪。

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偕俱也。與之儻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已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黜不慙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爲繫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

卷三公系丑

六

永懷堂

伯夷隘，懼人之污來及已，故無所容言。其太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耳。

孟子卷四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剛後學東吳金驪訂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

孟子 卷四 公孫丑

永懷堂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

革之利。

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馮兵革之威仗其道德而已矣。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

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

子將朝于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

始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

孟子雖仕齊處師實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

孟子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其有疾而拒之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

乎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為不可

孟子

卷四 公孫丑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為不可以弔

王使人問疾醫來

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

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

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憂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

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

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具以語景丑氏耳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

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景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

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

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

曰惡者深嗟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莫大於是者也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

卷四 公孫丑

三

永懷堂

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有如我敬王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

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

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彼以其尊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

一道也

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召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特言不義

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
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
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也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
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與為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
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孟子

卷四

公孫丑

四

永懷堂

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之卑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
受教

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勅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而受教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
不為管仲者乎。

孟子自謂不為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已也是以不往而朝見於齊王也

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

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爲一金一鎰是爲二十四兩也故云兼金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子何爲不受。

贖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贖。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子何爲不受。

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餽故餽之我何爲不受也。

孟子

卷四

公孫丑

五

浙江書局補刊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財見取之乎是其禮當其可也。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旦而三失伍則去之

否乎。

平陸齊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也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以昭果毅。

曰不待三。

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大政不肯賤窮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為臣而去乎何為立視民之死也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孟子

卷四 公孫丑

六 浙江書局補刊

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為罪者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

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孔姓也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為王言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己故受其罪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

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蚺鼃齊大夫靈邱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無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蚺鼃辭外邑大夫請為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讞以感責之也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三諫不用
致仕而去

齊人曰所以為氓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齊人論者譏孟子為氓鼃謀使之諫不用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不用而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為謀者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

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

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有餘裕乎綽綽皆寬也

孟子

卷四 公孫丑

七

永懷堂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

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孟子嘗為齊卿出弔於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驩為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語人有寵於齊後為右師孟子

不悅其為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

嘗與言行事何也

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

曰夫既或治之豈何言哉

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矜自善不知諮於人也蓋言道不合者故不相與言所

以有是而
言之也已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廐。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

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未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廐。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未若以美。美然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
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孟子言古者棺槨厚薄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槨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墻室之飾。有異。非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僻世。是為人盡心也。適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

孟子

卷四

公孫丑

八

永懷堂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
之。吾何為獨不然。

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為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為獨不然。不然者。言其不如是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使乎。

較。映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膚於人子戒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也。

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論語曰。至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也。已。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曾不得與人燕。子之不

得受燕於子噲

沈同齊大臣自以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擯以國與子之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

有任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

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警燕王之罪

齊人伐燕

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

孟子

卷四 公孫丑

九

永懷堂

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

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也

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

彼如將問我口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也彼不復問孰可使自往伐之矣

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

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

之哉

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為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討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

師乃得殺之耳今魯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為復伐燕國乎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為未勸王今竟不能燕故慙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

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為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

之

孟子

卷四

公孫丑

十一

永懷堂

賈欲以此說孟子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賈問之也

曰古聖人也

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賈問有之否乎

曰然

孟子曰如是也

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賈問之也。

曰不知也。

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

過謬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必不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之此

過謬不亦宜乎。

孟子

卷四 公孫丑

十一

永懷堂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

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

之又從之為辭

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刺厥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

順過飾非就為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

辭齊卿而歸其室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

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

得侍同朝甚喜

示就為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

今又棄寡人而歸

今致為臣棄寡人而歸也

不誠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乎

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令當自來謀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

孟子

卷四 公孫丑

十一

永懷堂

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而為孟子築室使教養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均也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為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

陳子孟子弟子陳臻也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

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為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為欲富乎距時子之言所以有是云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

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執之矣

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鄉人亦孰不欲富貴

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為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之類也我則取之

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

卷四 公孫丑

七

永懷堂

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丈夫食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壘斷而高者也左右占視望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者也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耻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罔禮有闕市之征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

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邠至晝地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者邇送見之欲為王留孟子行

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因隱倚几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

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

受我言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

曰坐我明語子

孟子止容曰且坐我明告語子

昔者曾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

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往者曾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為政然則子思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勤以復之其身乃安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謂長者言子為我慮不如子思時賢入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留者何為哉此為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為而愠恨也

孟子

卷四

公孫丑

十四

永懷堂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

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周為求祿濡滯淹久也既去近留於晝三日怪其淹久故云士於此事則不悅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其子

所欲哉子不得已也

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
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

予三宿而出書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

反子

我自謂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冀招還我矣

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

浩然心浩浩
有還志也

子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

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

孟子

卷四 公孫丑

十五

永懷堂

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我豈若猶猶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已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為小節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尹士聞義則服故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裕適也於路中問也充虞謂孟去齊有恨心顏色故不悅也

去齊有恨心顏色故不悅也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王者與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於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為不悅豫乎？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與天消息而已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孟子

卷四 公孫丑

去

永懷堂

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而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其祿也。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去若為變，詭見非太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其祿也。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

